

第4届大江健三郎奖、第133届芥川奖获得者
中村文则首部短篇小說集

暗黑魔法师再伸「黑手」
点燃内心深处之恶之花
你比你想象的更邪恶

(日) 中村文则◎著

姜楠◎译

世界的 尽头

世界の果て


SHI JIE DE JIN TOU
ZHONG CUN WEN ZE

季羨林



心里那一片天地

季 羨 林 读 景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的尽头/(日)中村文则著;姜楠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133-0854-0

I. ①世… II. ①中…②姜…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1558号

世界的尽头

(日)中村文则 著

姜楠 译

责任编辑:张婧

责任印制:韦舰

装帧设计:九一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010-88310888

传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910mm×1230mm 1/32

印张:7

字数:117千字

版次:2012年9月第一版 2012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33-0854-0

定价:28.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录

1	月光下的孩子
41	垃圾公寓
81	战争日和
101	夜之骚动
131	世界的尽头
219	跋

月光下的孩子

迄今为止，我已多次见过幽灵。

第一次，是被包裹在毯子里的我躺在一所孤儿院后门的时候。然而，与其说那是我当时的记忆，不如说是日后才慢慢地在我的记忆中扎根，并一直保存到现在的。虽然已经模糊不清，但那时还是个婴儿的自己竟会保有如此记忆，这本身就非常不可思议。当时，我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张巴掌大的小脸。在我的头上，有一轮皎洁的明月，似乎离我很远很远，散发着幽幽的、看不到尽头的光亮。

我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月光离自己如此遥远。月亮很美，它高高在上，严肃地俯视着我。而我则躺在地上，被包裹在一条厚厚的毯子里，正仰望着它。毯子裹得密不透风，以至于我的身上已经微微冒汗了，感觉非常不舒服，仿佛自己很快会被越来越多的汗水泡胀似的。在我的身旁，分不

清是红色还是绿色的小草，在雾霭中微微颤抖着。还有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棱角分明的石头。离我最近的，是一个歪歪扭扭的布袋。这个像是有意摆放在我身边的布袋，低垂着脑袋倒在那里，仿佛要陷下去似的。

一股灰色的烟，飘到我的面前。眼睛感到微微刺痛。我这才发现，在栅栏另一头的建筑物的院子里，有一个银色的小焚化炉，微弱的火光忽明忽暗地闪烁着。周围的一切都是灰蒙蒙的，只有这红色的火光莫名地格外耀眼。灰色的烟不断向我靠近，在我和月亮之间轻柔地飘来荡去，然后飘散成无数缕细细的烟丝，缓缓上升。和自己被裹在毯子里的僵硬的身体相比，这飘渺的灰烟看上去要美多了。就在这时，一个男人出现在烟雾中。他的身影模糊不清，但我仍然可以从他的目光中感受到这男人正在注视着自己。确切地说，我根本看不到他身体的轮廓，手和脚像是消失在了空气中似的。不仅如此，躯干的中央部分也是透明的。透过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身后的暗影。我想，这男人恐怕是想把我丢进眼前摇曳的火光中，才站在那里观察情况的吧。那时，我的身体会着起火来，会燃烧，最后会化做一缕飘渺的灰烟。然而，当有人从孤儿院走出来时，幽灵便消失在夜色当中了。月亮仍旧在高处俯视着我。幽灵却没有完成他的任务。而我，则再度被遗

弃在了这里。从孤儿院走出来的人影，缓缓向我靠近。当自己被这个人拾起来时，我望着月亮，感觉一股微热的羞耻感在小腹中涌动。也许是因为此刻自己正仰面躺着，毫无防备地将身体暴露在一个陌生人面前吧。

幽灵再次现身，是在我进入小学高年级后。我是一个不怎么爱说话的孩子，也不愿意和其他同学打交道。教室的课桌之间是没有间隔的，以至于我不得不整日忍受将自己暴露给周围人的不快。于是，每到课间休息，我都会跑到教室外面，找一个没人的角落独自待着。

可当我返回教室时，却发现自己所有的东西都被丢在教室后面的地板上。我的铅笔盒、运动服什么的，虽然都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却无一幸免。而我的那些同学们，则像什么事儿也不曾发生过似的自顾自地闲聊、嬉笑，甚至夸张地拍手，没有一个人看向我这边。

我站在原地，呆呆地注视着散落一地的规尺、剪刀、橡皮……看它们躺在地上的痛苦模样。这时，那个幽灵出现在了教室的角落里。他和我一样，注视着无力而痛苦地躺倒在地上的家伙们。一缕灰烟摇摆着飘到我跟前。我的脑袋，我的视线，都随着它摇摆起来，仿佛有一团火正在我身旁燃烧。我想象着美丽的

火焰，想象着幽灵点燃了我的文具、运动服，也点燃了我，想象着自己化做一团巨大而美丽的灰烟，俯视着同学们缓缓上升。然而，就在老师走进教室的一瞬间，幽灵再次消失了。

老师看到散落在地上的文具，便吵嚷了起来。可此时的我依然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之中，根本听不到老师究竟在喊叫什么。化作灰烟的我不断上升，向校园飘去，将同学们都抛在了身后。突然，老师抓住了我的肩膀，使劲儿摇晃起来。我这才稍稍回过神。只听老师大声喊道：“告诉我是谁干的！”必须战斗。老师变成了我的战友。孤儿院长大的，又怎样？这并不是丢人的事情。不过很快，我的思绪又回到了方才的想象之中。身体变成了美丽的灰烟，我紧紧抓住头顶的空气向上飘去，从周边的一切中解脱了出来。在我的身下，是像虫子一样蠕动着老师和同学们。他们陷入了泥沼之中。虽然使劲儿地挥动手脚，拼命挣扎，可淤泥还是从他们的嘴和鼻子里灌了进去。他们拼命地伸长胳膊，企图抓住我的身体。但那只是徒劳而已。

那个幽灵到底是什么，我也不清楚。虽然并不是总能感觉到他的存在，可每当看到他，以往的记忆便会和当时的感受一同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幽灵，就是这么一个出现在我模糊不清的人生中的模糊不清的存在。休学旅行的时候，漫无目的地站在河边眺

望的时候，都会感到他正远远地注视着自己。甚至围观火灾救援的时候，也能感受到他隐藏在人群中的目光。然而，当我的身体成熟到对性产生了欲望，感受到了来自性的巨大吸引力时，幽灵却不再现身了。直到高中，他才又一次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尽管我不爱说话，可还是有女孩主动接近我。她在和要好的同学聊天时，时常会用眼睛偷偷地瞄我。我也对她产生了兴趣。实际上，当时的我对几乎所有的女人都有兴趣。一天，她邀我一起看电影。我们看了一部很无聊的影片。主角死了，坐在我周围的人都哭了起来。而我的心思却完全不在电影上。黑暗中，我的目光始终注视着她裙子里雪白的双腿和高高隆起的胸部。那时的我已经可以观察着对方的表情说几句她爱听的话了。

看完电影，我突然对她说，去旅馆吧。我知道自己的话听起来很不自然，可那时的我还不知道应该一步步、循序渐进地达成自己的目的。女孩并未表现出太多的惊讶，只是问我是不是要交往。我回答：是。看来，她并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旅馆的费用是我用从孤儿院领来买 CD 和书的零用钱付的。我们刚一走进旅馆的房间，幽灵就出现了。

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既像是在守护我，又像是在责备我。在他的目光下，我渐渐不安起来，心想：现在点火的话就糟了。

我脱掉女孩的衣服，也脱掉了自己的衣服。整个过程中，我感到他的目光从未离开过我的身体。然而，当一切结束时，幽灵又不见了。

那以后，我变得只会说讨人喜欢的话。我会观察对方的表情和动作，然后选择最能迎合对方的、最适当的话来说。处于青春期的我，对性的渴望变得越来越强烈。虽然高中生的爱情游戏已经提不起我的兴趣了，但我还是尽量让自己做出令她满意的反应，说让她高兴的谎话。这么做，只是为了能够继续和她做爱。不过，她还是渐渐疏远了我，并最终和我分手了。你有点儿变态。这是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一味说谎、迎合他人，使我失去了自我。尽管如此，感觉却非常好。我甚至觉得，是由于对女人的渴望才使自己一直挣扎到了现在。并不怎么成功的我，为了吸引女性，为了和她们亲密起来，使出了浑身解数。我改变了自己的发型，改变了说话方式，就连穿衣戴帽的习惯也改了。碰触女人身体的时候，我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于遥远的回忆之中。虽然我也不清楚究竟那是一个怎样的回忆，但肯定是一个温暖而令人怀念的地方。

高二时，我在一个老咖啡馆里遇见了一个女人。和她聊了最近热播的电视剧，讲了编造出来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笑话，还说

一部无聊的电影非常有趣。可那女人却笑着打断了我。

“像你这样的人，还真有啊。”

我呆呆地望着眼前的女人，一句话也说不出。

“看着我的眼睛说话。”

从咖啡馆出来后，我一个人走在大街上，发现幽灵就站在自己眼前。如今回想起来，那里正是我现在就职的公司附近的商业街。不过，他看的并不是我，而是一个坐在路旁的长发男人。长发男人似乎也注意到了幽灵。我想要对幽灵说点儿什么，而且觉得自己必须这么做。当我慢慢靠近幽灵时，心跳变得越来越快。然而，就在这个瞬间，他消失了。就像有人从孤儿院里走出来时一样，就像老师走进教室时一样。发觉我正向他靠近后，幽灵便消失不见了。

幽灵在我的心里变得越来越重要。我很担心自己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无论在学校，还是在打工的地方，我都在想关于他的事情。可直到高中生活即将结束，幽灵也没有再次现身。为了考驾照，我用光了所有的积蓄，便又开始打工。

一转眼，冬天到了。我知道自己必须找一份正式的工作，于是就来到了人才招聘会。那时，我刚刚和交往不久的女友分手。她算不上特别漂亮，但很爱笑，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女人。追求她

的时候，为了让她对自己产生好感，我装出一副很认真的模样对她说，自己是孤儿。之所以这么做，是受了数日前看的一部电视剧的影响。男主角对女主角说出了自己是孤儿的身世，不知为何他们的关系竟因此变得亲密起来。两人像傻子一样哭了一阵后，就开始做爱。因此，只要一见到女人就只想马上和她们上床的我，也模仿起了电视剧中的情节。在我心里，一直渴望着将女人的身体抱在怀里的那种令人沉醉的感觉。然而，我对性的渴求却成了她的痛苦。因为当她为家里的问题而烦恼，并时常要到医院去的那段时间，我的脑袋里却只有性。有一天，我讲了一个不合时宜的笑话。其实，我也是犹豫了一下才笑的。她却哭了起来。当时，我觉得自己就像被什么巨大的东西拒绝了似的。不过，这种感觉并没有使我感到痛苦或是沮丧，相反倒有一种似曾相识的、颇为怀念的情感从胸中涌现了出来，仿佛迄今为止自己等待的就是这一刻。透过这种被拒绝的感觉，我发现自己其实一直都在寻找一份令我怀念的情感，一种深深渗入我体内的情感。看着病情一点点恶化的女人，我只知道自己什么也不能做。几周后，她住进了县外的一家小医院。

我通过了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面试。可没几天，又接到通知说自己没有被录用。一个和我在同一所孤儿院长大的中学生，因故

意伤害陌生女性而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企图挟持一名陌生女性，在两人争斗的过程中，他把刀子插进了女人的身体。因为当事人是一名孤儿院长大的中学生，所以引起了当地媒体的关注。虽然清楚自己未被录用的真实理由是什么，但得知另一个和我在同一所孤儿院长大的学生也被事先说好的工厂拒绝后，我想应该也是受了之前伤人事件的影响吧。不上班对于我来说其实无所谓。可如果一直做临时工的话，是很难离开孤儿院的。尽管如此，我心里还是一直想着幽灵的事，期待再次见到他。可惜，一次也未能如愿。那段时间，我的肩膀常常酸痛得厉害。一次，一只小虫从我的眼前飞了过去。它长着黑色的翅膀，腿又弯又长，是一只很普通的虫子。突然，我痛得大叫起来，手里的书也掉在了地上。当我感到定期的腹痛后，就和其他惜命的人一样，去了医院。医生对我进行了仔细的检查，但并未发现有任何异常。

就这样，在没有找到任何工作的情况下，我从高中毕业了。一天，我向打工的地方请了假，独自在街上漫无目的地乱逛。天色暗了下来，一个坐在街边的女孩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下了半天的雨刚停，到处都湿嗒嗒的，就连街上浑浊的空气里也像储满了水一样，潮乎乎的。现在回想起来，那女孩应该是一个中学生。我递给她一罐红茶说，这么晚还一个人坐在这里是很危险的。

女孩拿着手机，红唇微启，惊讶地望着我。不知为何，在她的注视下，我竟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能呆呆地盯着水洼里我俩来回摇晃的倒影出神。微风吹来，水洼里的水轻轻地晃动着，仿佛有了生命似的。突然，我发现她的脸上有一颗略微明显的黑痣。

我编了一大堆自己的失败经历讲给她听，还说了不少关于编造出来的朋友的故事。她终于不再只盯着手中的电话，微微露齿笑了起来。女孩问我，为什么要跟她搭讪。我撒谎说，因为想和她一起玩。于是，我们去了游戏厅，玩了许多无聊的游戏。如同薄雾一般的小雨又下了起来。远处的建筑物，渐渐地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之后，我们又去了一家家庭餐馆。我用自己这些日子打工挣的钱，请她吃了一顿饭。

女孩只字未提自己的经历。她的头发染成了茶色，显得有些干枯。她一直把手机握在手里，却连一条短信也没有收到。另一只手则挎着一只略微鼓起的手提包，可以看到里面有一本文库本小说，是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作家写的。虽然完全不感兴趣，但我还是表现出颇为关注的样子对她说：“给我看看。”她只是抿嘴笑了笑，并未理会我的请求。但当我用防风打火机点烟时，她却主动开口说道：“好美的火光啊！”我呆呆地注视着她的脸，下意识地说道：

“……其实，我更喜欢普通打火机，喜欢它微微摇曳的火苗。”

她看着我，脸上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微微摇曳？”

“嗯。火，都是平等的……无论它是用什么点燃的，都很美。”

吃完饭，我又把她带到了卡拉 OK，唱了一些完全不感兴趣的歌曲。而她，则一首也没唱。当我唱完一首当时非常流行的 RAP 组合赞美家人的歌曲时，她伸过手来，拿了一支我的烟给自己点上。

“现在，大家都听这种歌吧？”

“啊？”

“真那么幸福的话，干吗还离开家出来做什么歌手？”

这时，我一下子握住了她的手。以前我就知道这家卡拉 OK 的包间里没安摄像头。所以，不仅是我，我的很多同学也常常把女孩带到这里来。触摸到她的手后，我再也忍不住了。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脸上的黑痣，一点点地靠了上去。

“你要干吗？”

“这里很安全。”